

集部

林登州集卷二十一

明 林弼 撰

墓表

暉堂劉先生墓表

自古有學藝德行之士藴之於身而不獲見于時其昌而大者恒在其子孫焉蓋其積之既厚則發之必茂今日所以淑諸人者即異日所以起其家者也矧數世家

學之澤涵渟演迤經前裕後其本深其條鬯固理之所必然者予於豐城劉先生暉堂而有徵焉先生諱闕字克暉先世蔡人五世祖曰充字實之宋名儒五舉不第授衡州監獄西山真先生為淮東提刑聞其賢薦授從仕郎提刑司幹官後宦遊豐城因徙居焉司幹三世而生元鈞皆領鄉薦為儒官元鈞生遇之建昌府監稅監稅子五人先生其長也幼而秀慧髫亂（去聲）親知讀書稍長治舉子業為文富贍藻麗雅為時輩推讓再試有司

不售即棄去授徒邑里間及其門者皆卓卓有立諸大姓爭禮致之瑞州守秦侯遣吏致書幣延為弟子員師廩食僅數月以母老辭監察御史實哩布哈分按江右特薦之先生曰吾知命者富貴非敢求也以他故辭弗就益聚徒講道誘誨不倦凡明經之士每以所業質焉其所可者必得雋場屋否則黜因號為鐵眼先生言其識鑒之精明也進士張異徐邦憲未第時有所撰擬攜示考訂先生為評純纇優劣莫不心醉而去自監税公

歷職于外家務悉付先生弟妹多幼先生訓教有方婚聘以時諸弟出為郡縣吏假貸以資給之雖在外館必延明師以訓諸子嘗曰吾不求聞於時兒輩能勤于學以底于成天意或在兹乎性質諒無矯飾不茍言笑與人交重然諾鄉鄰事有疑難必請決焉先生熟思審處籌其成敗有若著蔡諸弟曁族黨事無大小必咨而後行對客終日危坐豐頤廣顙衣冠儼肅望而知為純篤君子也至正壬辰兵起往來避地以禍亂未平憂憤成

疾竟以弗起先生生癸巳卒年六十是年九月二十三日葬于折桂鄉突塘之原祔先塋也配李氏生子三人長曰積以武功授昭信校尉義兵千戶次曰秩（字伯序）由國子典籤累遷奉訓大夫知崇明州事（州有海堧田鹽場皆為海水所漂積年納米及鹽課伯序奏免海民感其惠立生祠祀焉）優學達政所至有聲稱又次曰秬蚤世女一人適南昌萬大用孫男四人長曰静（字仲安今居遼東）崇明子也崇明為同僚搆誣以罪静年十二直其父冤於朝誣者皆伏誅人稱之次曰謐（字仲寧工詩仕至前）

五軍都督府都事曰太尉保孫女四弼在史館日適崇明事白嘗定交焉洎來豐城又其鄉邑也因以前進士朱自省行述請曰先人宰木拱矣秩以游宦江海墓隧之石未刻幸為文以表先行庶幾發幽光於九京而不重不孝之罪也嗚呼仁者必有後劉氏自司幹至于今八世矣雖官不大顯而書澤綿綿不斷其昌而大也已兆於崇明之兄弟繼自今若子若孫能世其學濬其澤以無墜厥祖之積則先生淑人之德天之報施將未艾也是為表

神道碑

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東平

侯加封鄆國公謚義安韓公神道碑

自昔帝王之興豪傑之士能識真主雲從景附勇者効

力智者効謀以戰則克以守則安用能懋著殊勲弼成

大業蓋天生賢才以為真主之輔非偶然之故也洪惟

皇上當元政不綱四海鼎沸之秋起自布衣提三尺劔

削平羣雄戡定區宇有若鄆國韓公知天命之有在首

謁軍門率衆來附効忠宣力以成大功以受上賞其亦豪傑之士哉公諱政字敏道始祖筠居兖之寧陽筠之四世孫驛宋進士及第仕至中書舍人九世孫諱青自寧陽徙居睢州是為公之曾祖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儀封縣子曾祖妣閻氏追封縣子夫人祖諱榮贈資善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護軍追封高陽伯祖妣李氏追封高陽伯夫人父諱旺贈榮禄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追封東平侯妣楊氏追封東平侯夫人公少負才畧尚氣節值元季之亂即集民為兵以保安豐甲辰内附有旨授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鎮廬州未幾進兵克臨清又從大將軍信國徐公復安豐移鎮下邳繕城隍脩戰守之具招集流散民以靖安時王信駐兵沂州猶為元守下邳距敵境僅十里許公示敵以威撫其攜貳以恩信敵不敢犯境丁未冬大將軍北征公領麾下為前鋒下滕兖濟寧東昌臨清廣平順德等

郡縣十餘城洪武元年轉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鎮濟寧公一以行於下邳者施之民大悅服既而領兵從信國公攻榆竹守將鄺毅出城迎降師次梁成元右丞趙蠻子遁走其部將劉同知程僉院等皆降公奉命入城撫安其民悉安堵如故吳左丞等據蟻尖砦拒守大軍公領兵拔之歸附之民多外郡人公聞諸朝彰德之民悉令入籍餘並聽還鄉里山東山西悉平召赴京師慰勞甚至三年從征虜副將軍北征上都招降興

松全寧靖豐等州凱還上念將帥百戰之勞定行功賞
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賜鐵券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
禄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禄大夫柱國
東平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以疾薨
于京城賜第上聞之憫悼詔追封鄆國公謚曰義安公
生于元延祐丙辰享年六十有三先娶張氏癸巳冬遇
兵亂守義不辱投淮水而終追封東平侯夫人繼娶楚
氏封東平侯夫人子男五人長英次進皆庶出次五兒

次永安崇安安夫人楚氏出也女三人長適謝原禮次適
益其三尚幼是年四月初七日歸葬于睢縣北崗保杏
岡闕之祖塋詔有司給喪葬之具及葬上親製宸翰為
祭文躬臨奠焉復敕臣弼製為碑銘立諸神道臣不敢
辭臣聞為將之道智信仁勇必備其德惟公素稱長厚
遭逢聖明年甫強仕見明識定足以有為其戰勝攻取
未嘗敗衂皆其智而勇者為之也其推恩撫民所至乂
安皆其仁而信者為之也昔光武稱寇恂有牧民禦衆

之材公蓋庶幾焉故能享尊榮壽命考終官躋極品爵
封上公皇上崇德報功之意可謂至矣天之報施善人
亦可謂厚矣臣既歷敘公之勳勞次第如右復稽首再
拜而獻銘曰天命真主混一區宇必有賢輔雲龍風虎
賢輔伊何炳於先機仗劒以從識所依歸肅肅鄖公有
猷有守元綱解紐兵保于壽皇上龍興疆土日開率衆
以來帝曰俞哉授以節鉞作鎮淝水據淮上流濠壽風
靡移鎮下邳墉壑既成我圉不驚我民載寧北征之役

前驅無敵魯衛之墟破竹而克濟民既安送款源源爾民無畏將臣克寛撫其瘡痍歸其流徙仆者以起憂者以喜凱旋自北戎勞居多剖劵錫爵帶礪山河謂享太平保爾寵禄天胡不憖長逝弗復宸衷悼惜命返先塋生榮死哀五福並膺徵臣作銘刻于貞石何千萬年永樂臣則

傳

元亞中大夫漳州府路達嚕噶齊徳侯傳

侯諱德呼穆蘇字子初西域哈拉袞氏世宿衛故占籍為燕人元制諸士分四部部有長官權視將相衛士有年勞力幹者其長薦聞即不次擢官或舉給事臺省未數年已踐華要侯自弱冠入侍禁闈信慎勤畏為衆推許君相所周知闕長官屢欲薦用輒遜曰某士齒長勞久宜先擢之某不敢越也他日復薦則又曰某固列中然吾母老重遠晨昏寧後于仕不敢暫去膝下也中書參知政事達爾瑪實哩與侯交誼最篤強侯共事侯曰

君知我者亦見强耶服除年及强矣猶杜門無進取意東宫素器侯一日笑謂曰黑頭者多為公矣君年四十猶未仕將老宿衛耶命中書奏官之侯曰某初仕未練事幸畀散職遂授承直郎江浙行省宣政院崇教至正辛丑涉海進方物轉奉訓大夫杭州路治中九月改福州二十二年壬寅再以事至京拜福建行省理問官階陞奉議與平章政事揚珠布哈同赴任時盜劇省治不得入侯贊平章集外縣民為兵環城剿盜出戰輒敗城

民饑侯恐民死非辜白公飛書許民間出出輒賑之盜勢益孤蹙因為閩東城圍使得奔即勒兵盡殲之閩人趨侯拜曰全我耋稚皆侯力也再陞朝列大夫長前職大兵逼閩二關侯以行省命與諸將議戰禦之策往返者數十二關頼以不破二十六年轉是官以陳友諒專制閩省郡縣自設總制綜理之職而正官政不及不欲上省臣勉以行既至民喜曰是能父母我者屬兵餘民困朘剥愈急侯曰吾受千里生民之寄不忍坐視其死

於是蘧廬務之利病而興除之敏于吏事羣下不敢欺而務存忠厚不察察事苛細民甚安之大兵南畧陸下邵武水道取閩城省臣有遣至漳者吏請郊迓侯嘆曰吾無顏面見此輩既而驛報招諭使至侯朝服焚香望天西北拜曰某年四十始仕不數年而致身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義不肯降惟有死以報國耳退就室屏僕從斫印去篆書所執笏曰大元臣子大元臣子置案上取佩刀刺喉外割絶咽遂死手執刀按膝上毅

然如生民走哭聲振地共斂葬城東門外使者為泣下
躬弔祭馬侯生至治壬戌死年四十有六祖曰瑪克蘇爾
大都治中父曰默哩瑪哈穆特安慶路治中夫人回回氏
先卒子男二人長曰六十宿衛為舒固爾齊次曰布延
特穆爾江西省通事孫男一人布拉克嗚呼死社稷常法
也然吏考古人其所以處死或不能盡同者夫亦隨所
寓而裁之耳故或戰而死或執辱而死蓋戰而不終則
終被執辱也必矣侯戰則無兵而義不受辱也故自決

以死而無二夫死等耳與其犯辱而死于他人之刃孰與未辱而自引決之為潔乎吁若侯之死可謂能處死也巳故敘其死事而併及其世次踐歴庶幾當世能言君子或有采而表之者焉

方簡夫義節傳

方有臨字簡夫連江縣布衣士也以篤學勵行淑其鄉嘗慕馬新息之為人曰窮必堅老必壯至正壬辰盜掠其鄉方年七十餘被執盜以其信鄉人也欲先脅之以

汚其餘方罵曰吾讀書明義有一死耳不能從女為逆盜直之未忍即殺方罵愈急子桂茂走盜所乞代父死盜方怒斫桂茂腦隨仆方復罵曰曷不殺我而移怨吾子盜遂斷其臂既而桂茂蘇而方已不救矣鄉人哀之共斂以葬桂茂與兄安世皆嘗薦于鄉孫驎亦知學云

林唐臣曰士之死也就義焉爾矣位不足道也使死必以位則捨生取義專于貴者而凡布衣之士舉不得厠其列然乎否也僩夫大義炳中不以賤而移不以老而

挫故陷難而能決死無二彼位所當死而未必死者視簡夫之為其賢不肖果何如耶

漫客傳

漫客不知其姓名或云頴川出也恒往來荆揚閩粤閒至則輒留留輒久凡風雲泉壑之勝故墟陳迹之遺不憚險遠必徧遊焉覽奇弔古發為詩文紆鬱儁宏人咸賞異願内交焉漫客不拒也性不喜飲徼酣善劇談上下古今出入子傳移日亹亹忘倦理亂直回必為欣戚

與抑或問所志曰雲月吾家也鷗鷺吾徒也圭組吾身外物也子何疑於漫客哉人知其蘊才以玩世也故愈親而愈不敢狎之林先生曰予遊吳嘗識漫客于江湖之濱軀幹不踰中人而氣局英發精悍文藻議論往往超卓出流俗昔太史公周歷四方君子謂其文閎深雅健有得於遊覽之助吁漫客其亦志於若人者哉

朱隱老傳

朱隱老字子方南昌豐城人幼頴敏嗜學晝夜誦讀不

輟母楊氏恐其成疾也少與膏燭至對月拾薪以繼父
應岳奇之嘗語客曰是兒他日有身心之學甫長克自
淬礪宋遺老姚江村洪泳齋趙洌泉皆以經學稱隱老
迭從之游學益進廣州倅涂應雷嘉其清苦妻以女孫
凡鎮孫以其不事作業也白母析財異居既不能禁即
以田廬之良治者讓兄己日就貧窘弗恤也弱冠試藝
有司弗售即屏去杜門絶世事潛心道德性命之藴思
有以羽翼道學嘗曰元興周程張朱之學表章於世固

以大明邵子先天之學出於心傳未能闡其微旨吾于橫圖而有得于姤復焉於圓圖而有得于乾姤坤復之間焉於方圖而有得於震巽恒益之間焉皆從中起斯其心傳之所存乎又以經世書備物理性命之說而人莫之講於是著經世書說太極圖通書西銘朱子皆有注惟正蒙未備於是著正蒙書說易道無窮隨索隨有於是有易說儀禮經傳朱子以命勉齋黄榦榦以屬信齋楊復記錄雖詳而去取未當於是有禮說別著道德

經註與歷書二卷及門之士凡若干人其始見也畏其
端嚴簡默比至執經授業則俯就樂誨於理義密微毫
分縷析莫不心醉焉蓋其教人以忠信為主明體以適
用本内以達外一以聖賢為師故人於身心知所用力
非徒口耳而已先是淮兵渡江所在盜起焚掠鄉落隱
老猶左右圖書著述不廢盜初至則曰財物任自取之
書非所用也屢至則曰吾財已盡無以給汝矣盜素聞
其名皆謝去里賴以全山砦方相雄長詭隨者衆則戒

子弟曰吾家世清白汝輩寧寒餓死毋汙不道也至正
丁酉十二月遘疾八日呼子善謂曰吾疾無甚苦但覺
氣漸微以至於盡吾以數推之明年江西有大變汝善
防以免難所著書多未脫稿編緝芟補皆汝責矣語竟
而逝年七十有四學者號曰瀟峰先生善字備萬遂於
經學能文章嘗構堂以祀隱老推其祖應岳伯祖應闕
名之曰瀟峰精舍蓋世其儒業為鄉先生云外史氏曰
羲文周孔之心法易書具矣後世學易之士論數者昧

理泥象者遺辭邵雍氏出即圖為書得理數之源象辭兼舉不遺矣橫圖與圓方二圖皆自易繫而推演其奥經世一書亦以四象而起者也張子正蒙雖本諸易然其明正道以正人心用意深而措詞嚴所謂無子厚筆力者隱老乃能會而通之可謂忠於諸子而有功於易也元世道學之士北有魯齋許衡静修劉因南有仁山金履祥草廬吳澄白雲許謙退齋熊禾若隱老者夫豈可少也哉

蕭祀傳

蕭祀字渼飛廬陵人幼穎邁異羣兒十歲失恃父某繼娶劉氏不慈數虐之身無完衣隆冬跣行雪中每以不能事母自咎畧無恚意伯母憐之撫育于家劉誣訐伯父母俾無所容祀恐貽怒於父乃去游荆湘間遇異藝術輒學之而尤潛心於醫僑江陵逾年父思之遣价迎以歸祀以業未成不欲遽還已而思親命不可違遂歸父母大悅居亡何再遊湖南時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

玄聞其能延見之因為書翼雲二大字又作文以遺之薦為瀏陽醫學官以親老弟幼辭鄉族舊故歸美於伯父母繼母自悔遂成慈母汝顯兵亂延禍江右草竊乘間攘敚昶義倡鄉兵以禦之間關十戰昶素習武事賊畏之不敢侵掠里賴以全父喪哭踊幾絶喪事盡禮既葬母乃分財產昶獨不受悉歸遺母及其弟慨然曰男兒當自樹立寧能屑屑先業耶母聞兵亂挈財物依其姊家夜失路墜井死昶倉皇募人縋井挽屍以出禮葬

如父父甞構樓為藏修之地昶承先志益崇飾之進士李祁扁曰會昌蓄琴書延師以誨其子凡名儒碩學皆館於其家焉以他累謫耕濠梁暇則以醫濟人貧者投以劑不求償富者酧以金帛亦必審於義而後受之謫耕者多貧不能具牛種督者將寘之死昶賑以錢輒焚其劵得不死者幾千人林先生曰予行江淮間言孝義者必稱昶嗚呼患難相恤已不之暇而厚義薄利周人之急有若昶者誠未易能也

稼軒高士傳

稼軒高士姓高氏隱華川郭南善治稼以稼名其軒人因目曰稼軒高士云或問稼之說高士曰善稼者力吾力時其時焉耳矣不力則人虧不時則天違力虧時違而望其稼之成譬猶解裘以求温縶馬而使馳其能有得乎哉自吾祖父厥既敷菑以遺我後人蓋有望乎不棄其基也播而穫之我其敢怠于玆思昔成周盛世人知力本主伯亞旅罔或不勤固見於載芟之詩而吾有

弟三人皆能以稼為務吾不敢鹵莽而耕滅裂而耨也則力焉者必有以報吾力也吾不敢越春而種過夏而耘也則時焉者乃所以穫之時也是故闔門百指不憂饑寒兄弟具爾怡怡以嬉其視車塵馬足擾擾奔走㢈食僅三餐而紅朽且萬斛者未嘗不深為之悲也聞其言者尚其操而闕其名實稱其情焉林先生曰稼軒之言非徒稼焉而已力之云其盡已者歟時之云其審勢者歟力於所傳而友其所同産闕

者矣昔徐稚非其力不食世以高士稱之稼軒真其流也耶

烈婦翁氏傳

翁氏諱壽安奉訓大夫福寧貳守觀達之女幼慧知學好讀女誡女則等篇笄而擇配建安朱塡齊國文公六世孫也塡令長泰上甫三日以公事入郡寇卒起圍郡城塡不歸長泰遂陷翁方盛年而二女俱及笄有令姿度不能免禍則誡女曰女以貞潔為節寧死不可辱長

先赴井季繼之賊急舉以出則長股以折翁氏知入井不得遂死即引刀自刎尋絶賊相與駭嘆因全其子鎬

贊曰淮汝盜起所在陷没固有綰符仗節屈膝臣賊者其於所天為負多矣翁氏以一女子的然知不更二夫之為義決一死於俄頃嗚呼其齊國流風之存歟抑知學明理之助也與噫烈矣

誄

櫟山張先生誄

士之生兮孰尚以貴德彌中兮外負材器禮以為閑兮
幹以義理之周兮責斯備人親二兮我有四均吾心兮
孝畢至天造之屯兮余心之好貧恐余之志行兮不若
古人彼猘之狂兮角且羽我袪其害兮不怯以武詎埀
堂之眛我兮陋忠信之無取人之窮兮我實悲茍有所
濟兮何必於大施國之表兮醫家之規氣則正兮神則
怡康壽考兮理則宜雖隱猶顯兮子揚其輝為仁有後
兮天有知嗟嗟來裔兮尚徵誄辭

些

蓉峰宋先生些辭 宋濂溪之父也

伊天之生人賢一愚百些匪賢之履愚曷即些嗟若德人德則碩些韜珠之光韞白璧些鶩鶬競飽鸞鳳斂翼些圭組之華章逢靡易些仁讓于里猶及國些有暴如虎我手扼些我經在堂惟聖則些賢子是承聲華籍些炳乎前先綿後澤些彼世之狂不務積些薄施已窮敦厚克些暫榮萎苒槿朝夕些嗟若德人揚若抑些朝豈

為豐野匪嗇些蓉峰頹矣哲人厄些懐仰人人曷其有極些墓門有栢文貞石些載搜哀詞永無泐些

祭文

祭前元嗣君文

百年運兮告終嗟朔漠兮遠土中隆替兮有時孰致語兮蒼穹赫大明兮中天知爝火兮自息命一去兮不復謌君胡為兮能國皇仁聖兮埀慈爾祖有祀兮繼宗者誰正首丘兮先陵是依心所安兮其亦曷悲

祭公使人陳明

身有庸役在官年方富不憚難我使南汝所歡勤左右不欲殫瘴癘起為爾患竟爾夭良可嘆天萬里路漫漫歸汝骨魂其安

祭周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人貢生林某謹用清酌庶羞之奠致告于故貢元宗濂先生周公之靈曰於虖道之明者文必華文之華者名必鉅世固有是言矣然而道雖明而不得

行以經綸於聖治文雖華而不得試以黼黻於皇猷名雖鉅而不得實以縉紳於朝著愚於先生重有感焉髫亂知學弱冠明經極深研幾探幽索玄居家稱孝友接物過謙厚教人先忠信先生之於道可謂明矣上窮丘索下搜子史含英咀華出奇入恠有春秋會通以明褒貶有邊臣近鑒以訓忠義有知非稾以述志業先生之於文可謂華矣兩舉鄉薦一魁文闈聲名之起風馳雷奮閭老稱其史才諸生仰其德望先生之於名亦可謂

鉅矣柰何道明於中而未遂政理之施文華於外而僅膺科舉之選名聞於遠而獨區區於文校之官則所行所試與其所實者何若是其寥寥耶愚於造物者益有憾矣嗚呼哀哉時耶命耶父訃方奔而妻亡母制未終而身歿年壽中壽喪無主嗣箕箒有艾妾襁褓有幼女煢煢何恃孑孑相弔天其忍此也耶天其忍此也耶某自弱冠之年及門承教秋闈較藝忝聯榜末每念左右道途扶持疾病耳提面命情親心契涕泗交集不知所

云先生已矣不可作矣唯當收先生之文以傳於世推先生之訓以淑諸人庶幾先生道之明文之華名之鉅者猶存其萬一也心喪無期禮奠弗腆先生有靈尚鑒茲悃嗚呼哀哉

林登州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林登州集 卷二十三 附録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舉人臣楊兆豊

林登州集卷二十二

明 林弼 撰

說

宗澤字德濬字說

陳生名宗澤既冠賓友字以德濬求予說其義予告之曰子不見夫水乎濬則深深則有本有本則達而無窮所澤者遠矣然水之澤其濬之也以力宗之澤其濬之

也以德德愈濬則澤愈長而不斬矣今夫祖宗生民之始本一人也猶水之源也子孫支分派衍有大宗焉有小宗焉則水之流也祖宗以德而導之子孫不以德而濬之則爾宗之澤不幾于泯乎賓友之命子者良有以也抑吾聞子朱子得濂洛淵源之學我北溪先生實涵泳之而接其派焉陳氏詩書之澤有自來矣雖君子五世而斬生能以德濬之期不斬者將不啻于五世也勉旃哉

士伯字說

監察御史孔君士伯謂弼曰某忝聖裔於世為五十六名之行為希故以希普名字之行為士因字曰伯或病伯之義於普無所當而余不欲易也子幸繹而廣之庶有復於或者之言也予曰古人之於字代其名焉耳非必有求於深義也求深義而務美稱者後世之惑也生人無窮美稱容有既也而可以一一得哉故伯仲叔季古人通字焉今夫伯之言長也茍究而言之則在天之

德曰元在時之行曰春在人之性曰仁在昆弟之次則居仲叔季之先者也元長於天而實統乎四德春長於時而實貫乎四序仁長於性而實兼乎四端譬則伯氏之長而首以若仲若叔若季也夫一元運於無朕而流行乎四時物之生生不窮皆其善之長者為之也天之施可謂普矣猶之人也以不忍人之心恒存乎中則内而親親外而仁民遠而及物皆是道也其所施者不既普乎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然則欲普於施非天德

之長不能與也於伯之義果無所當乎子之字也取之近則為古人之通稱推之遠則合天德之奥義字無過此也士伯作曰字祝於友禮也子之言其庶矣請書以為說

積中字說

蜀郡張君積中謂弼曰某不敏幼而父名以著而賓友命以今字敢求子言以廣其義庶知所以勉也弼曰有旨哉天下之理未有不積而能著者也未有著於外而

不豯於中者也天之積氣極其高也故日月星辰著其明地之積氣極其厚也故山川草木著其文君子之德和順之積於中者有充實之美則英華發於外者有光輝之大夫學之積也則表裏如一矣南山之松其長千仞其始也尋尺而已耳幹而枝條而葉陰被數十畝豯其根之盤於地者深矣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充於外者睟面盎背而施四體易曰黄中通理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蓋君子之自修固不期於外見而自不能不見

譬之衣錦尚絅雖闇然而日章焉君學優於躋仕其所積者固已發於事業矣光明俊偉以無負於賓友之祝奚庸予言之贅哉姑述儒先緒論以為說或杯水溟渤之一助云耳

友聞字說

吾友蜀郡趙君友聞謂弼曰直不敏幼而父命之名曰直冠而賓友字之曰友聞今既壯矣行已之道未得友直之要取友之道未盡友聞之益恒恐有愧若名與字

而有負吾親與賔友之所以期我者先生幸有言以廣其義庶亦多聞之一助也弼竊惟吾夫子言益者三友友直為首友諒次之友多聞又次之則直與多聞皆在取友今趙君之言則以直在已多聞在人不幾於戾聖人之旨乎噫吾固知君之有見矣夫朋友以信為本苟為不信則已不直吾恐多聞之士將不與之友矣是故夫子言無友不如已者必先之以主忠信蓋在已者直然後取友必端而多聞之士樂告以善道此所以日進

於明也然則直內以敬所以謹於已也友于多聞所以資於人也已旣直矣繇是友於直而聞其過友於諒而進於誠友於多聞而進於明皆繇已有以致之也昔者子濯孺子庾公之斯其事無足稱者孟子取其端人取友必端之言親友之所以期友聞者蓋必先於是不待予言之贅也予姑効一得之愚云爾友聞善學能文辭不妄交遊以才操舉湖廣憲使其祖若父皆歷官外郡世澤有自云

常平道人說

丹陽童先生以常平道人自號序而贊之者非一辭矣復質其說於弼弼曰噫平不易能也常平又豈易能哉夫無險無陂之謂平不低不昂之謂平無險無陂其體也不低不昂其用也是故其静以宅心也湛然虚明如水之止險陂無自而生焉其動以制事也的然如權衡之稱物移前却後隨其輕重以為低昂莫不適其平焉彼衆人者非不知平之足貴也溺於一已之私雖能暫

平而不能久故行險徼幸無不至君子則不然内有常也故心無時而不平外有常也故事無處而不平暫不足言矣蓋平而常平則内無城府外無町畦無適而非斯道之正譬之康莊九逵如砥如矢車安馬閑一驟而千里其視羊腸詰屈輪摧軸折跬步之間足跲而脅息其勞逸難易百相邁也嗟夫洪範平康正直為三德之首而三德實五福之本先生學以達政嘗仕郡幕其立心與制事持平以畫諾所積者厚矣宜夫順坤葆和年

及耆艾壽考康寧以享榮養其食好德之報蓋未有涯也公名元善今以子亨貴推恩為吏部郎中云

天淵說

浮屠溥師自號曰天淵求予說其義予曰子以是號必知其說矣奚庸予之贅哉予之所知儒論耳子之教不能知也子不窮其所當知而求其所不必知能知而不自衍其說反求其說於不能知者焉何子之厭常而喜新也師請益力曰語教則有異語理無不同子姑以子

所知者為我言之未必無啟於余也則告之曰嗟夫高莫高乎天深莫深乎淵天淵之間邈乎相懸其勢則然然道大無外雖天外之天淵外之淵亦無往而不在焉聖賢有見於道之流行上下昭著而不可以名言故仰而觀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而直指以示人于以見斯道妙用雖極天之高極淵之深初無間於兩間也至若聖人之德溥博淵泉蓋其周徧而廣淵靜深而有本真如天而如淵此吾儒所以論天淵者若此師之所

論雖余不甚解然亦有聞其一二試為子言之夫世界無邊法亦無邊天之可見者穹然蒼然淵之可見者沈然黝然夫孰度其高之極測其深之玄但見高虛洞徹無倪無端究而言之均為一空色相不足以擬議言語不能以布宣人知天之為天而不知淵亦天也人知淵之為淵而不知天亦淵也故謂天淵為二固也謂天淵為一亦然也萬象羣生均囿此天百川衆流悉納此淵譬則萬法歸一一歸自然師其然此言乎抑否乎溥曰

是可廣吾意大吾觀矣請書以爲說

一齋說

盈天地間林林芬芬萬有不齊物之至衆也而一理足以混而同之接於吾身千端萬變大而父子君臣小而視聽食息事之至繁者也而一心足以妙而宰之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皆具一心若能窮一理之極則足以盡一心之量矣雖然是特於人而觀其一耳盍亦求是理之出於一原者乎原者何天而已一陰而一陽繼

善而成性然必有不倚乎陰陽而為動靜闢翕之本是即其原之一而為體統一太極也故兩而為儀四而為象八而為卦推而至於變化之無窮莫非一之所為惟一故神惟兩故化邵子曰造化向一中分善觀天者固存乎一善論人者又孰外於一哉聖人全其天之一故能盡萬物之一理渾然於中而泛應曲當於外所謂一本而萬殊也未至於聖則理有未全其所以操存省察於動靜之頃當無時無處而不致其力於一也能持其

主一之心則敬足以養之於始能守其惟一之心則誠足以實之於終夫如是則天之一與夫聖人之一舉不出乎吾心之一所入之途雖異所至之域則一而已南靖綜理別公以一名齋或質其說於予予以聞於先儒者爲廣其義君聞而遜曰吾之所謂一齋不過古人一丘一壑之云姑以寓意吏隱而子推一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者以爲說真足以發聾瞶之蒙廓管豹之見矣幸爲我書之將以爲座隅之警遂不敢辭

解

寓軒解

黄君子維以寓名軒人咸異之或曰天地逆旅也萬物過客也人亦囿於物者寓之説其有取於蒙莊氏乎或曰天地堪輿也人囿於中者也必有以盡並立之理寓之義其有則於聖賢者乎又有為之中説者曰知吾身之為寓當盡是理之所寓君之意或在於此乎博陵林某解之曰君優學躋仕所以自見者皆其積實之所發

謂其有尚於清虛之言陋也謂其有勉於聖賢之言固正矣然謂知身之寓故欲盡理之寓則亦未免於有爲而爲之焉宜爲君言哉其於軒之名均無所當也夫必有居而後有寓求寓於外孰與求寓於內之爲切乎軒者吾身之所寓也而身又心之所寓心又理之所寓者也理寓於心而爲心之主心寓於身而爲身之主譬則身寓於軒而爲軒之主也古之君子孳孳而夙興乾乾而夕惕非不知安其所安也夫亦動察靜養以存是理

於一心存是心於一身焉耳反之於心而理之所存者明反之於身而心之所存者正則内修矣内修則外無顧慮矣夫如是故身之所寓用舍窮達夷狄患難無所擇而安焉猶之軒也逺而山林近而朝市一隱一顯軒固自若也繩樞甕牖丹楹刻棁或約或豐軒無擇於是也是故善觀寓者必明軒之所在則内焉有以安其心外焉有以安其身矣君結屋讀書古盱山中不以得於身心者為巳之樂而思推其藴於人遊宦江湖壯而强

矣是軒之寓與其身之寓其地亦非一矣華顯之所歷艱阻之所踣而其所守之素曽不以之而或踰焉蓋其中有確然者存其視世之轇轕雜揉一無芥蔕猶游氣紛擾而太虛湛然也存是理之寓與是心之寓而不恤吾身之寓廓焉大觀無適不可則雖軒亦外物也寓乎寓乎豈徒寓目之云乎軒乎軒乎豈徒軒庭之閒乎君名譽方起將隨所寓而澤於民以副朝野之屬望幸毋以軒之寄傲為可安而厭於游寓之久也作寓軒解

文

東岡洲定光堂上梁文

伏以紫霞丹嶼仙洲東去有三碧玉千峯佛國南來第一珠林改色錦里增輝恭惟碧玉堂頭玉海大和尚法窟藩垣祖堂柱石玉麈尾劃成江海鈯斧聲飛動風雷一擔挑來清淨地便張鋪席竿木隨去戲劇場儘作詼諧乃睠蘭若之精廬實在枌榆之近地手中神水孰云鄉關一滴之私眼底孤雲獨憶水丘數曲之舊信作事

須憑大願力況出世曾結好因緣是用廣其隘而拔其
卑庶可光於前而振於後幻出南巖之勝槩永植東岡
之福基寶殿翬飛對釋迦老子如在其上華堂鳳翥看
定光古佛蹭以之中爰舉修梁敢將吉語闕東海門初
日曈曈雲近補陀巖路地如忉下闕

疏

法濟寺報恩塔疏

聖明地拓萬兵衛重鎮南荒隆壽峰高千佛臨遥瞻西

土惟大臣不負靈山之付囑顧小衲敢忘廈屋之庇庥
戴禮真身盛揚清德恭惟指揮副使相公詩書賢將簪
笏舊臣佐興運於淮淝播威名於閩越封侯萬里班軺
尉之筆勇投起家五年魏將軍之戟森列既申軍律之
嚴整每念梵教之陵夷解語鶴歸無復人民城郭聽經
鹿去多少烟雨樓臺坐令烏鵲之安棲喜看龍象之起
舞兜率陀移來天上前長者幸爾側地布金穿堵波現
在人間衆沙彌自能獻花酌水慈恩莫報善頌具陳伏

願城壂金湯河山帶礪成八萬四千功德明長壽於金
剛領三百六十職員致隆位於冢宰謹疏

上元天官疏意

天官有命斂百福以錫庶民邑牧非才精一心以事上
帝厥躬累職敷袵陳詞伏念臣某等質本樗蒲學多茅
塞繆綴名於黼座叨出宰於劍江製錦以來尺寸莫循
於卓魯垂衣而治涓埃曷補於唐虞玆當賜福之辰敢
控保安之悃伏願民生蘇息歲事豐穰桃李競春陽譪

一堂之和氣桑麻深雨露均百里之恩波普與蒸黎同綏繁祉謹疏

林登州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林登州集卷二十三

明　林弼　撰

題跋

書驪塘危先生墓銘後

驪塘危先生守吾漳多惠政其尤著者雖遠猶有徵也作龍江書堂今有祠存營義塚三則有石記存奏蠲無名錢又有郡志存然是特一郡之惠耳其論奏凡四十

條皆所以惠天下者則施之未究也惜哉今太樸公以文章振家聲叅國政太樸仕至中書遼陽甘肅三省左丞其將有以究先生之未究者必矣昔之惜也又豈不足幸於今耶敢書此于舊銘之左

書虎溪待渡圖後

友生蘇用賓分教漳庠將歸虎溪之上石隱上人因徵林君梅隱作圖以贈之命曰虎溪待渡持以示余俾余傳所以畫之意余謂士君子之處斯世其所當自勉者

脩身行已之要而已至於時之遇不遇亦惟靜以待之固不能汲汲躁競以自貽顛跲也在易水在天上象為需陽剛欲進而坎險在前為不遽進而有待之象故其辭曰有孚光亨又曰貞吉利涉大川蓋必有孚于中然後光亨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矣斯為善處需者也向使遇險不能有待而必勇往徑涉則覆溺之禍至矣虎溪雖小渡者必待舟以濟苟或馮焉其為溺均也用賓年富學力方將自見於世必有以濟於人者然而

不能必進而有需於時之流行而坎止也石隱亦可謂知用賔者矣用賔其尚佩服有孚之言以至於光而亨則將如初之无咎二之終吉五之貞吉上之敬之終吉矣孔子曰君子待時而動需於前而濟於後猶待渡而終渡也以是廣名圖之義不亦可乎石隱作曰可以教用賔矣請書于圖之左方

書徐永愚所得趙虞二公翰墨後

趙文敏虞文靖文翰近代稱絶真徐氏家寶也

書西臺慟哭記後

宋相文信曰不能國矣公起兵閩中尚多應者黽勉赴難踣而復奮所謂親疾雖不療子不容不進之劑也時江東謝先生枋得亦起勤王兵久之無功三山謝先生翺以布衣叅信公軍公甚禮之洎公北上以死翺於燕臺越臺嚴臺九年凡三哭之葢深悲南風之不競而思自附於節義之士也後謝江東被徵不食死翺亦悲憤古聊以終德亦偉矣公不負國翺其忍負知巳哉向使

徵而激之則亦將如江東之為矣予聞江東好論申包胥魯仲連事言輒奮歎欲身履之翺之三哭得非有感於昔人成敗之故哉九京不作誦其慟哭記冬青樹引等篇令人毛髮欲竪張君孟兼又從而訓釋其實翺之義白矣他日二謝伯仲以稱者徵於君言矣

書狄梁公進諫圖

武氏暴忍權數穢竊宸極親若二子猶不見容唐祀不絕如帶矣幸梁公特被信重而公周旋其間所以不忍

引去者為李氏地也他日折三思復廬陵卒於移周為唐微公反覆進諫之力將何賴哉嗚呼忠矣

書丘孝子傳後

余讀宋太史作孝子丘鐸傳謂鐸廬母墓地多虎每哭而虎輒避之不忍傷嗚呼純孝之感其神乃若是耶昔者白虎晝馴夜則豹環其廬而卧虎雖暴亦有母子也寧謂不知孝子之心哉吁鐸亦可躋於古人矣

書張起鳴松楸圖後

右松楸圖張君起鳴所以寓其永思之情也起鳴幼失怙祖父母與母鞠教之既而祖父母相繼即世兵饑相仍二喪十年始克葬不數歲復喪母松楸霜露相望數里許而起鳴之兄弟子姪皆蚤世孑孑焉游宦于他境為予言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吁起鳴仁孝人也仁孝之報如持券取償吾知起鳴必有以昌于後也故為書此於圖左

書王氏所錄遺文後

士大夫世族履行以文章之傳而信蓋前代紀載皆直筆無一毫阿私也予觀益國周文忠公誌王率齋先生墓歐陽著作誌王遠叔先生墓知其系出琅琊至宋沂公益大繇青徙儀真而新喻而廬陵擢科躋仕代有其人率齋遠叔雖隱約未施而其學其德卓卓可稱宜夫二公詳述之弗置也聞孫與齡又能孝念厥祖而錄銘文於兵革之餘其世族履行之懿益可徵于後矣繼自今若子若孫思以繩繩祖武者尚永寶於是集哉

書棣鄂軒記後

常棣之詩作于周公其述處兄弟之道最詳且切首取棣以為興鄂則其華外見之貌後世兄弟之相友相親者取之以名其同居之堂故有取於其詩也夫詩人之托物興詞蓋深有味矣松陵徐愿幼失怙與兄本奉母甚謹兄愛之篤每以遠大期之愿繇邑弟子員入冑監選給事中書他日持棣鄂軒記示余余曰學莫先於孝弟子之學可謂知所本矣本碩則枝蕃枝蕃則華盛詩

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繇其本之培也吾知徐氏兄弟必顯於後矣書記左而歸之

書敬齋卷

昔尚父以鷹揚之姿翼亮周武成克商功而丹書進戒拳拳於敬之一言指揮夏公以親臣提重兵佐上取天下而能悅禮敦詩以敬名其齋居可謂篤學古之志矣使得處尚父之任則豈讓美前人哉

書倪仲遠山水卷

右倪隱君仲遠所藏雪山圖竹樹水石點染甚精逈然有幽遠意餘杭佳山水隱君放情遊覽得其真趣故於畫亦能鑒賞其精他日或倦于躋歷高深時出此圖一披玩焉則窻几之間雲山佳致固在目也抑吾聞善隱者雖在市廛猶林野焉蓋深乎隱而心乎山水者噫吾於是而知隱君之心矣

書平林烟雨圖

武夷神仙窟宅其景萬狀晦翁棹歌已盡其奇烟雨平

林五曲景也方壺外史寫而爲圖殆得趣於登覽之餘者金華高士楊君南峰得而愛之夫景在天地間隨寓而形無彼此也矧金華洞天之勝有同於武夷者乎高士歸八詠樓日對谿山其有得於平林烟雨之趣亦云饜矣而猶玩是圖不置焉蓋樂之深非惟愛其真雖其似者猶愛之也抑所寓古心無失者耶

書陳一欽小景圖

近世稱善畫不之人然工於長幅者或拙於小景得意

於蒼古者或失趣于清潤過婉麗則氣韻索然矣過枯瘁則精神茂如矣餘杭張公師夔翰墨之餘能于前代諸名畫集其所長自成一家大幅小景布置各有法於蒼古之中而有清潤者存故雖著色而不流於婉麗雖不著色而不傷於枯瘁其精神氣韻與人迥異而未嘗失古法公宦游閩中最久得其指授者往往知名陳君一欽未及張門而能默契其法下筆咄咄逼真是其敏慧所造也張公不可作矣一欽年方富藝當日進他年

踵張公之躅人稱其青于藍者必一欽也夫一欽為朱君文貞作小景因為書此于圖上

書黄誠甫言志賦後

詩為離騷之宗而離騷又為賦辭之宗詩言志也騷若賦亦各言爾志也古之君子道與時違志不獲逞率托於言以舒其憂而泄其憤自屈氏以來作者非一矣然惟知道者為能不怨不尤以不失其志之正今觀黄先生誠甫言志賦其志皆古人之志其言皆古人之言其

所以自勉自擇者莫非古道則其所趨之正非止於舒憂泄憤而已先生年將及頤而其詩若文愈雅健守古法予知是賦與詩文並傳於世也必矣故贅書此于諸作後

書趙子昂馬圖

趙公松雪文翰名天下而畫亦並稱焉蓋書畫筆法最近而書之妙者其畫必精然善馬者未必善于人此卷馬既神駿而奚官蒼髯側目極臻其妙蓋唐殿多以回

畝習馬者為圉人也於乎士生於治世不得以勳業自見所可見而傳者文章與翰墨耳公以文翰名家畫特其緒而與二事並稱者蓋無所不詣其極也史稱鄭虔三絕公何讓馬因書此于徐君天祥所藏馬圖後

書馬拜說後

汴省理問官趙君元彬奉丞相河南王命訪求忠義之湮没者于閿道泉驛馬見之而拜衆皆驚異莆陽吳性傳溫陵謝雲從氏既錄而論之矣或訂其說于予予謂

天之賦人物雖有偏全之殊然毛蟲之中惟畜為近馬在畜物中又其最靈者宜其於訪求忠義之使而有以動其心也在易乾象為馬於方為西北馬之稟固忠義也天下多故馬努力戎事於主恩為戀戀焉馬之性固忠義也此以忠義感彼以忠義應故其低俛屈伏卑俯鞠跼葢出於中心之誠服雖不可以詢而知猶可以揣而識也昔者孝感而白兔狎政感而文雉馴恩感而蛇銜珠化感而虎懺罪至頑至暴尚可感孚矧其近人而

靈者乎惟聖天子中興相王以忠義倡天下其感人者至矣趙君周爰咨度猶能充其感人者而感物焉將以和感和而鳳儀于庭以仁感仁而麟瑞于郊豈特孚一馬而已故余贅書此于二説後

跋

題蔡端明手蹟後

晉帖傳於世者多書牘而又多作草書前輩宗之蓋作草猶作真也端明蔡公書法入妙此本於二王咄咄逼

眞吁書心畫也古人謂心正則筆正端明立朝謇愕心一于正叅政公所以寶藏乎此者余知非徒在於墨妙而已故因出示而敬識之

跋童中州和陶詩後

五言肇於漢蘇李相贈別一時之倡和也晉魏以來有擬古或曰擬某作則固追和前人也矣陶詩作于晉宋間不雜時態戛然絶出如殷盤周誥質素古雅益羞澁不可前陳後世若韋若柳多用其題模放步驟猶未和

其韻也宋蘇子瞻氏始因韻為和篇若干首金華童君中州善為詩而獨于陶愛其蕭散沖澹有類於古人所謂温柔敦厚之教者又因蘇詩篇數之舊而重和焉蓋其尚友古人百世上下猶神交焉非特于陶于蘇為然也嗟夫陶蘇二公之詩曠情達視而能委順以樂其天者也黄魯直謂其出處不同氣味相似君子以為知言中州藴深發茂方將為世璧鏞以鳴治世之盛顧乃以山林枯槁自居夫茍得二公之所以樂則無入不自得

于出處奚擇焉衡門考槃之詠尚毋為太早計也

跋豐城曲江孫長仁族譜後

昔杜工部為曹霸作歌喜魏武之文彩風流尚存今觀豐城曲江孫氏族譜自吳大帝以來詩書之澤綿綿不斬代有偉人其賢於曹氏之後遠甚嗚呼豈長沙討逆忠義之長有非當塗之可擬者歟

書張師夔枯木圖

我如枯木久無春故寫枯槎寄上人濩落不為天外夢

光明與佛鏡中塵乃餘杭張師夔詩書董寄封崇堂頭時至正癸巳三月也右輒醉翁作枯木圖寄泉封崇上人而識其上也翁以三絶名世晚歳作畫多自題此幅蓋兵餘非封崇所能有故雪其題字似恐非主者所物色方君師凱偶購得之出示余余視其字蹟故存也噫自古名書妙畫考其所傳或遠在千百載之上豈必專寶一家而以他人為嫌哉慨先輩之不作感鄙人之無見幸是圖之不終於不遇知也誦其詩而書此于左

書靖上人隨住吟槀後

古人之詩作者不少而僧詩率多工緻清逸竊意方外之士其居其遊雲巖風壑之間烟蓑雨棹之外景之所接者多情之所發者正其匠意幽深鍊辭精切有非泛然留連光景者所易及也若齊已貫休靈一輩皆在唐諸作者列近代詩僧所在輩出而温陵自趙吕傅阮諸公詩派之傳厥有自來故業是者往往知古法今觀閑極靖師之詩律嚴而不刻語實而不陳殆有得前數公

三昧者豈余所謂匠意鍊辭幽深精切者耶吾知異日集詩者必有取而傳之也因為書此于其槀後

書陳所翁畫龍

陳長樂畫龍得名宋季近時士大夫咸寶之然率多大幅鱗鬛跡尾少全其筆者葢晚年倦於摹染而快於揮灑故也此卷幅小而身全神揚而氣逸豈其年壯力勤而意之專者為之歟蒙泉徐先生得於外舅鹺使方公故家舊物而印識特異他幅其為真跡無疑兵餘物化

先生子天祥君藏之獨存嗟夫物不易得而尤難於守天祥思外祖之家珍感先人之手澤尚永寶之哉

書周君玉安患軒記後

古之所謂君子者以其能於憂患安樂一視之而已安樂地順處之易憂患境逆處之難處其易常人或能與處其難非君子不能及是故君子不以憂患視憂患而以安樂視憂患蓋惟盡在我之所當為而外至者皆所不計則雖患猶安也易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亦曰

盡其在己者而已錢塘周君君玉善學篤義時譽特推先被命使西洋萬里涉海以投異域人皆難之而君不恤也因名其寓軒曰安患而自記之嗟夫世之懦夫曲士溺於所安足跡不忍離堂簷一遇憂患失身喪氣無復人色然則周君之安以處患其可謂君子也已

書莊少師示兒語後

凡人克自樹立未有不儉而致然者蓋儉則謹謹則不縱不縱則志專志專則勤勤則不逸不逸則慮周志專

於內而理察矣慮周乎外而事立矣故曰勤儉者樹立之本也少師藻思齋莊公自弱冠遊鄉庠選太學清苦自將而性學是力雖逮富貴猶如布衣時見其示兒語諄諄焉詳及乎是嗚呼此少師之所以為少師而莊氏宦澤書種之所以濬且茂也後之子孫思所以襲芳趾美於百世亦勉於是而已矣公之五世孫師古錄以見示謹為書此而歸之師古善學能文辭其諸父南堂菊堂二先生皆以儒世其家無忝祖訓云

書張師夔所藏康里子山書捕蛇者說卷後

康里文獻公真草書入妙品此卷又得健筆佳紙之助故馳騁精神畧無蹇滯又妙中之尤妙者也師夔張公以翰墨為僉憲趙公宗吉所重故特以此歸之嗟夫康里公之所以書趙公之所以重張公之所以寶而藏者得無意歟誠以是篇足以為為政者規非徒寓意翰墨而已九原不作惜不多得數十本以規於人人也

書馬翰林易之楓亭女篇後

風人之詩譎諫以示戒猶足以感乎上矧使者之所採而陳者乎予讀楓亭女篇其辭苦如石壕吏其心仁如舂陵行讀之令人掩涕昔白居易作樂府以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得為翰林學士今君職翰林持使節行復聖天子之命又豈特流聞而已予既為南民幸又嘉君之善於使也故為書此于篇後

書王無息小傳後

王無息髫齓從師事不避勞紉而知義固異常兒矣既

長而仕宜其於義益明不以遺金可利而汚其行也彼貪墨之儔猶將攫人之金而甘心焉無息義不茍取若此學之力不可誣也

書高仲暉進齋卷後

進之名有二義焉勇往直前循序有漸之謂也君子之學固當力於進然不容於驟進也勇往而不知循序則銳而易退循序而不能勇往則將半途而廢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曰自强所謂勇往直前歟曰不

息所謂循序有漸者歟天之行四時也非不能使之即寒暑也而必以暄涼為之漸焉其生草木非不能使之即成長也而必以孚而甲甲而拆漸而枝枝而條焉學之道猶是耳聖人之學自志學以至從心由善信以至聖神必孜孜致力以勇於進必循循有序以漸而進譬猶用兵雖鼓勇作氣而坐作擊刺之有節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固不敢輕敵深入以取敗退也國子助教高君仲暉齋以進名蓋其先府君所作以訓君於志學

之日也薦紳先生為繹其義無餘藴矣予不敏輒以先儒緒論足其說焉

書何執中所藏趙松雪帖

余曩聞諸老言松雪公神度散朗有晉人風故書翰於鍾王元常逸少咄咄逼真豈非心畫有千載神契者耶此帖於平易中間出奇妙又其精絶者寳之也宜

書栢齡字說後

五福必首壽人之福莫大乎此也指物而質焉則壽齡

之長莫松栢若也夫惟福之大人情之所同欲故物所愛必有以期之又必有以況之亦其情之不容已者也千夫長西鄕氏生而父名之曰長壽冠而友字之曰栢齡名以是固見愛子之篤字以是尤見愛友之深詩人稱願之詞曰如南山之壽其是名之意歟曰如松栢之茂其是字之謂歟予與栢齡雅相愛同一期而況之之情也故書此于易之先生字說後

書豐城周伯閶所藏周石鼓秦琅邪二碑法帖後

字原於古不考乎古非知字者也鳥跡科斗邈不可詰矣周之石鼓古法猶存也秦嶧山碑已非故物詛楚文又最後出所可考而信者惟琅邪石刻耳然則自周而降惟秦為古也豐城周伯閒氏雅志好古於書法必考其原取石鼓琅邪二刻合為一袠蓋深幸夫未盡於磨滅而古意猶可識也因其出示書此而歸之

跋歐陽公與蔡君謨手帖後

歐蔡二公為慶歴名臣道同心協相善之厚其書問宜

多往來此帖稱端明侍郎葢其嘉祐之前觀其筆力遒勁馳騁臻妙實自成一家法老蘇論其文曰歐陽子之文也予於是書法亦云

題豐城劉孝子仲安卷

漢緹縈以未笄之年贖其父淳于公之刑天下稱為孝女劉氏子孫孫年十二能詣闕直其父秩之冤真孝子也哉視唐杜審言子并刺父讎以死抑有間矣林𢦤書

題豐城徐以觀卷後

昔徐孺子躬耕東湖非其力不食漢世高之以觀以耕為樂蓋其餘裔聞其風而有立者歟

跋豐城航溪朱光孚詩集後

詩本人情情真則語真故雖不假琱琢而自得温柔敦厚之意豐城朱光孚所為詩多平易無艱險語豈非情之真而然歟使天假之年則進於老成當未已也惜哉子公路出示舊集故為書此而歸之

跋周伯温書圭齋所作揭曼碩貞文書院記後

近代以書名家者固多然善篆者唯二人焉若趙吴興子昂周鄱陽伯温是已此卷鄱陽所篆筆力遒勁深得嶧山石鼓之法劉本泉氏偶購得之因其出示故為識此

題八鴈圖

右畫鴈八各有態飛者一宿者二仰而鳴者一回顧而鳴者一俛而啑者二鴈奴警而鳴者又一畫史寫生固求形似然以余觀之又有形外之意存焉夫春而北秋而南隨陽而往來有君臣之義焉或飛或止大小以次

有兄弟之序焉羣處並食呼儔而命侶有朋友之好焉奴也晝夜食息非常苾馨不敢或怠有主僕之情焉畫史固不能無意於是矣戸部郎中張君嗣宗出此圖示予予知君於是數者必有得焉非徒形似而已不然畫之事愛者多矣君奚獨有取於此哉畫史其亦知所尚者歟張君之好其亦知所重者歟

題趙文敏公與袁禮部詩簡

趙文敏公詩畫皆妙絶而世稱其書為盛噫豈惟書哉

雖稱三絶可也予嘗於詹伯玉推理家得其蘭雪琴帖公所與表子方禮部者也今觀其子朝遂所藏詩簡數篇筆力遒健有龍騰鳳翥之態蓋公與禮部以詩琴相與最深朝遂追念先輩尚永寶而傳諸

題東坡畫

東坡先生文翰名百世畫特其緒然其傳一也此本得善筆佳紙墨之助故尤精妙升賔其永寶哉

書姜德之墓銘後

予讀胡先生仲申銘姜君德之之墓知君以儒為行非但所謂循良吏者先生之文足以傳信後世今子焴之賢有以顯揚前德之不亡者在是矣

題羅稚川畫

右稚川羅氏畫一幅坡陀樹石綽有荆關風致而山巒人物間類馬遠蓋兼用諸家法也舟中褒衣幅巾坐者二人筆牀茶竈歷歷可指豈玄真子之徒歟噫稚川亦有得隱處之趣者矣

題王文壽族譜後

予嘗慼後世之序世譜者必遠求同姓之顯達者而宗之吁是豈可厚誣乎哉王文壽氏譜其系自四世祖始以上無考者未嘗妄有所本也斯可以傳信後人矣子孫繼承克大其家吾知是譜之序未艾也

書黃閣中詩集後

弼與閣中生同年少同游而性坦易同嗜酒雅相愛故恒相規葢比以微宦故相別且十寒暑今年夏獲會于

京師示予近詩若干首率五言蓋其陶情漢魏馳騖樂府出入乎陶柳陳肅諸家其語温厚而雅曠若端人正士不事邊幅而動容自暇裕若殷罍周卣不假琢刻而形製自奇古於乎風雅寥邈猶於閩中之詩識其遺音三復之餘喜閩中之進而重愧予之日退也故書此于藁後

道伏龍虎圖

中書從事屠君仲英持畫軸一示弼弼展而觀之一道

人立撫馴虎龍伯拱竢若聽命者蓋神仙者流其功行既高則能役使鬼物龍神虎君呵護左右撫而畜之若犬羊然壺公以龍為杖董仙使虎賣杏凡此類也矧其養丹神鼎坎子離午鉛兒而汞女其屬亦龍虎也是故畫師而闕得於形外之言雖然龍虎異於常物者也惟心正者為能服之不必皆神仙也負舟祝之而逝傷人祝之而服是豈有假於道術乎君生際盛朝覩雲龍風虎之會大將起泥沙沛澤乎人著虎東渡江之異政非

徒區區道術之是尚也故書圖左以竢

林登州集卷二十三

林登州集附錄

林登州傳

龍溪張燮

林公唐臣初名弼字元凱系出晉黃門侍郎頵頵生晉安太守禄卒官因家焉十餘世至評事大章徙居吾龍之文山遂為文山人評事者公之六世祖也公父廣發為世大儒任帥府叅軍有聲公母陳夢北斗傍一星入懐中光耀襲人娠而生公公少秉異姿治毛萇氏詩弱

冠舉進士高等釋褐為郡幕然非其好也戊申內附高
皇帝新定天下廣延儒術鵷鷺充庭公嘆曰此吾竭思
康道時也已酉秋徵詣春官脩禮樂書拜吏部考功主
事庚戌安南使者杜舜卿以其王日煃卒來告上遣編
脩王廉祭之乃遣唐臣持詔封日煃為國王既陛辭上
以馬援昔討交趾鎮服蠻夷厥績良偉命二使臣就彼
祀之公既詣伏波祠下如詔致祭徘徊銅柱追憶鳶飛
墜水馬革裹尸之言結托為異代交祠久頹命工脩葺

而去比抵安南奉揚明天子威德王拜稽首願世世子孫為帝外臣望海波而朋三澤也封事既竣王命中使夜攜五百金密投公榻詰朝使從官復餉五百金他物稱是公悉卻不受曰唐臣手龍節走萬里外帝慎擇而遣之豈自意陸大夫裝哉且境外義無私交王勿復言安南王度公不可强乃俾入賀使者武漢碑裝其金請於朝上曰王禮中國使宜贐中國使不貪為寳使遥與知漢官威儀宜卻贐可謂兩全亟令還國蓋自是上心

重公矣居無何奉詔賑饑越中所全活至巨萬計出注
豐城令以經術飾政如烹小鮮至懲姦釐弊聽微決疑
迺特立行一意吏有漁獵為姦者度公將置之法遂誣
公受傭黃金一鎰緩傭死事下司寇逮公繫詔獄司寇
以安南却金事白上遂直其寃初公舟次湖口夢一木
人口眼皆動覺謂所親曰吾其危矣後刑官入奏上見
君名援筆草書休問二字蓋休於字為木人草書問字
上下口眼皆動象也非忠誠素孚孰能預測河魁之柄

使神先為授者乎已補饒州别駕佐刺逌見稱述尋改
垣曲令丙辰安南告變上遣使往視而難其人廷議交
章薦公公復銜命之國鎮撫其社稷以歸擢禮部主事
已未拜登州守訟理政平而祀典學政尤多所振飭焉
俄以疾卒於官所部惜之公雅精臨池嘗與王太史談
書法謂用筆須偏正法兼備乃臻妙境近世趙孟頫書
非不工但側峰太多不能逃筆林月旦識者言林公用
筆皆正峰有力非若他人只寫畫而已公所著梅雪齋

稿及使安南集宋學士濂序之王待詔褘清漳詩有云
風流今孰繼林子亦其徒蓋指公也弟虞臣國子助教
世稱雙璧云張燮曰元凱當有元末造枳棘棲鵷陸沈
永嘆者哉迨夫遭逢龍起委質清朝出壯皇華入稱循
吏雖宏猷未展蓋亦光闡國章焉旁綴文苑成其儁流
而大要歸於質行草昧多賢勝奉春稷嗣遠矣

中順大夫知登州府事梅雪林公墓誌銘

括蒼王廉

余為翰林編脩時與公同使安南以洪武三年夏四月發京師明年春二月還復命與公交際以程計僉萬里遠以時計凡十閱月公學問之該博官政之敭歷聞之習矣故知公者莫余若也今公卒矣其仲國子監助教原功氏以余與公為知已乃自中都介公之狀來乞銘余不遑遜公妣陳夢北斗旁星墮懷中娠而生公因名弼又名唐臣字元凱時禁國號名字仍舊名五歲能默書千字文長而岐嶷英發從鄉貢進士周祐游專門毛

詩丁亥預江浙鄉薦戊子登進士第庚寅丁母憂服除仕為郡幕官丁未値外艱戊申內附為洪武元年己酉秋八月以儒士登春官脩禮樂書為時推引拜吏部考功主事稱能官奉使安南封其世子日煃為王仍王其地使還王命中使密以五百金夜投公榻去翌日安南從官復進金五百他物稱是公曰我等為中國使顧受外夷賮去國萬里即不受何以自白迺俾其進賀使武漢碑裝以白于朝至日入奏上曰外夷敬中國使禮宜

贐中國使去萬里外不撓國法兩盡其道亟返其國上
器重之時會試天下士命公為受卷官遷豐城令剗釐
梗革積弊吏閥漁獵迺誣公受賣菜傭黄金一鎰綏傭
死下逮刑官論報直其寃仍授江西饒州府通判佐政
多所裨益士民稱之不寘事覺改山西垣曲令尋徙謫
濠安南亂朝廷難其使會薦公專對能起使安南靖其
國還擢禮部主事已未拜登州知府階中順大夫百廢
具興六事咸備而於祭祀學校尤致意焉登民方服公

化俄以疾不起實辛酉冬十月戊寅也享年五十有七公善草楷法嘗與予言用筆須偏正法兼備乃妙近世趙孟頫書非不精但側峯太多不能逃書家清議林泉生嘗言林公用筆皆正峰有力非若他人止寫畫也公所為詩文皆雄偉逸宕語或清峻夐出塵表有梅雪文藁若干卷使南集若干卷先是公使安南吏部以皂隷吳從吳抵安南暍死公出已幣斂焚其骨附行李走萬里歸其所親人多義之豐城視篆甫浹旬朔例以欽錄赴

京舟次湖口旦假寐夢一木人口眼皆動寤語人曰吾
不禄矣及繫詔獄公具以却安南賮金事告刑官入奏
上援筆草書休問二字於名下休字木人也草書問字
上下口眼皆動象也非公見知於上其吉徵能預兆於
精神恍惚之時耶公系出長林因以為氏逮晉黄門侍
郎頵從下邳從中宗南遷入閩生晉安太守禄卒于官
下子孫因家焉又十八世至評事府君偹遷漳之龍溪
惠文山高祖桂曾大父勲大父舉皆潛德弗耀父廣發

仕汀漳屯田萬户府經歷公娶張氏生子文璵助教命
璵發公喪以月日歸葬于先塋之側友人括蒼王廉謹
為銘曰　中順華裔翹長林黄門徙邛從入閩十又八
世官沉沉屯田遺愛孚惠心臨漳大族衆所欽九牧十
德同徽音惟公學業名駸駸考功使南却贐金天子嘉
之示官箴居官齟齬屢見禽日星晃明翳莫侵再使南
國萬里愔五馬出牧青海潯繐帷奄忽天難諶青天白
日生顏陰仲氏匍匐力不任踰年奉柩返故岑余銘爾

墓昭后令

序

使安南集序　　金華宋濂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槀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唐分嶺南為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交趾亦隷焉其地本入殊方稱臣奉貢比内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責其躬朝蠻夷乃敢為弗恭出不遜辭廷議憤之

復有鑄金為人夜光為目之徵而蠻夷心益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月輒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燕于廡下君子每為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國主陳日熿稽首上表遂乃封為安南國王未至日熿卒嗣王日煚有請于朝復詔襲爵如初東庭臣頒封使者僉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為宜上從之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威德與反覆詰難援

古證今口若懸河其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日𤼵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為元凱壽元凱峻言卻之陪臣嘆息而去肆惟皇上奄有四海宅居土中遠夷承化縻不內嚮上以其限山絶海使各安其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使安南慷慨特達受詔即行瘴雨蠻烟曾無懼懾已能顔正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者而卒無所售舉手加額稱為賢使者亦可

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余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小
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聖世明良之盛書之于首簡至
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
得而畧也元凱名唐臣臨漳人今以時制所禁更為弼
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人物謂元凱在閩南如毛
之有麟甲之有龜云

林登州集後跋

先登州公以經術鳴盛於洪武間其詩歌古文辭實為明初閩南文苑之冠同時如宋文憲公王忠文公皆一代大儒雅相推許今見於志序者可考而知也崇禎中同郡王中丞而弘先生曾為校刊行世洎遭兵燹遂失其版小子興於家傳故簏中搜得一帙珍奉藏之久思重梓以傳焉適節使大中丞長山李公來撫吾閩興幸隸麾下公餘進見謹呈是編蒙公一見嗟賞慨然作序

兼為訂其譌闕凡魯魚亥豕一一讐勘不使有字畫之差我公表章盛心亦良至矣小子興敬受而付剞劂庶幾先人墜緒於湮没之餘得以復耀皆大君子嘉惠之德也豈特小子興有厚幸哉工既竣不揣固陋謹盥手而識之末簡康熙丙戌仲冬裔孫興恭跋

林登州集後跋